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毛公案 第五回 忤逆子半途殺母 杭州路母子相逢

不孝空燒千張紙，欺心枉焚一爐香。 神仙本是正氣作，豈受人間枉法賊！

話表逆子姚庚知機關洩露，難以隱瞞，羞惱成怒，用手一指老安人：「你休倚是我母親，以上壓下！我賣楊氏是好意，因她擾家不安。如今她妄控不實，招監下獄，想必已死在牢中。」

若想見面，除非半夜夢中顯魂！我勸你好好隨著我度日。你若不依，你也得去見閻君！」老安人聞言，心內無名火起，說：「好一個逆子，竟敢膽大謗母！我與你拚了罷！」遂惡狠狠撲過去，望姚庚一頭撞去，說：「我的老命交與你罷！」姚庚見一頭撞來，一伸手把老安人推倒在地，惡狠狠的掄拳要打。劉氏上前用手拉住，說：「當家的，你不必生氣。打她也無益，只向她說個明白。她若肯將家財、田地盡數交付你我，萬事方休。」

如若不依，連小金鐘殺害，給他一個熱水潑老鼠，一窩都活不成。」

小金鐘見姚庚要打祖母，手扯住姚庚之衣，雙膝跪倒，口呼：「伯父息怒，休打姪兒的祖母，不可亂倫，須念劬勞之恩。」

伯父開恩，將姪兒的母親放回，情願將家產、田園交付與伯父管業，我們情願安居受貧。」姚庚聞言，心中動怒，滿面生嗔，說：「你這個小冤家，休推睡裡夢裡！你母被我送到當官，早已死在牢中，如何當得了家？依我言，你祖孫跟我度日，是你們的造化；你們若多說半個字，惹惱了我，我把心一橫，管教你祖孫兩個性命難保！」金鐘害怕，攙起祖母，說：「奶奶，隨我回房去罷。」

安人忍氣吞聲，祖孫一同入後院，進房。安人說：「你伯父萬惡絕情，我明日赴州衙去告逆子姚庚，好救你母出牢。」

金鐘口呼：「祖母年紀高邁，路遠難行。孫兒年幼，以前前去鳴冤。」老安人聞言，腹內忖度：「明日我去告狀，小金鐘必要跟去，只恐耽誤大事，不如哄他才是。」遂說：「金鐘孫孫，你去告狀救母，也是你一點孝心。無奈明日是月忌之日，不可前去。等到後日，咱祖孫再去告狀也不遲。」金鐘聞言，信以為實。次晨，金鐘上學房。不表。

且言安人見金鐘去上學，遂用烏帕罩了頭，腰繫表裙，暗暗出了後門，竟撲正東而行。這高氏安人原乃富戶人家，從未出門走路，今日為救兒媳，告姚庚忤逆，一怒離家奔州。不料年高，步履難行，只走了二里之遙，自覺遍體酸軟，兩腳疼痛，舉步艱難。無奈，坐在荒郊野外歇息，腹內暗暗祝祈：「上天憐念遇難之人，保佑此去告倒姚庚，救出兒媳楊氏，情願修齋念佛，答謝龍天。」此事不表。

且言姚庚清早起來，只見小丫鬟進來說：「大爺起得怎晚？」

未有老太太起的早，烏帕罩包頭，上州衙救二奶奶去了。」姚庚一聞此言，只嚇得驚疑不止，埋怨劉氏：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

她前去鳴冤，萬一翻了案，我可要吃了大虧哩！我只當鎮住了她，就結了；哪知道她前去告我，竟同我作了對頭冤家！」劉氏聞言，將眉頭一皺，口呼：「夫主，婆婆既去告了咱，俗語說，『一告三不親』，從今為陌路人。你何不持刀趕到半路，把她殺死，以除後患？」姚庚說：「此話言之有理。我一不作二不休，這可不怨咱。」言罷，遂把鋼刀藏在腰中，匆匆出門。

追趕有二里多地，見前面黃土坡畔坐著一個人，正是安人，不由得怒從心中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手提鋼刀，大踏步趕奔上去，喝道：「虎毒不吃子，你今絕情，我就絕義！」言罷，舉起明晃晃鋼刀往下就落。

高氏安人見姚庚舉刀殺母，遂喝道：「好逆子，竟敢殺母！」

姚庚說：「誰是誰的母？今日追了你的殘生，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！」刀往下一落，老安人手一擡，只聽「咔嚓」一聲，老安人五指落地，「哎喲」一聲，血流不止，昏倒在地。姚庚復又舉刀來殺，忽然從地上起一陣狂風，把安人撮起，頃刻間刮去，蹤影全無。姚庚一見，只唬得呆呆發怔。呆了半刻，只得轉身回家，向劉氏將適才之怪事說了遍。

劉氏聞言，哈哈大笑，口呼：「當家的，我想一個肉人，被怪風刮了去，若從空中掉下來，一定摔一個肉餅子而死。咱還有一心腹大患。」姚庚問：「心腹大患在哪裡？」劉氏說：「剪草不除根，萌芽仍舊發。婆婆與姚義兩口皆已害死，還有金鐘是後患，害死他，方乾淨！」姚庚聞言，說：「賢妻所言有理，待我明日把金鐘誑去，害了他的性命，就結了。」

二人自顧講話，不防二公子玉磬下學回家用飯，將話盡情聽在心裡，只唬得驚惶失色，暗暗的來到書房，見了金鐘，遂將他父殺祖母，「神天保佑，將祖母一陣怪風刮去，明日還要害你的性命等情，說一遍。金鐘聞言，只唬得面如土色，雙膝跪倒，口呼：「賢弟雖不是同母生，叔伯兄弟也不遠，這可怎好？賢弟救我！」玉磬近前挽起金鐘，口呼：「兄長且莫心慌，我的父母不仁，行此大逆之事。古語言：『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』久後事發，小弟難逃連累。小弟欲同兄長逃走，奔杭州去尋叔父，倘若神天垂憐，在途中相遇，也未可知。但能相逢，好救孀母出監。」金鐘口呼：「賢弟不可，你想拋家棄業逃難，出於無奈。若路途有變，豈不斷了祖宗的香煙？賢弟不可同去。」

玉磬口呼：「兄長不令我去，我的父母任性胡為，倘若日後案犯，當堂只恐玉石不分，小弟難脫污穢。我想走為上策。」金鐘見玉磬同逃是實，口呼：「賢弟既懷大義，只可同逃。但缺短盤費，如何是好？」玉磬說：「兄長遇事遮迷，素日咱兄弟積蓄下幾兩銀子也忘了？在路省用可已夠。趁先生不在書房，快走罷。」兄弟二人出離書房，竟奔大路而行。

列位明公，金鐘、玉磬久後都有官星，今日逃難應該分散，只等難滿方可完聚。這當方土地福德正神把一隻神虎拘來，好衝散他弟兄。

閒話休講，且言兄弟二人正往前走，忽聞見一陣腥風所過，從路旁躡出一隻斑斕猛虎，只唬得兄弟二人一個往東，一個向西，二人不能相顧，各自逃生。金鐘走到山東，幸遇一家員外收留，收為義子；玉磬走到河南，被開豆腐房的收留，認為螟蛉。這且不表。

這姚庚與劉氏在家中，一日不見金鐘、玉磬，到書房也未有，遂派人各處尋找，並無蹤影。惡夫婦心疼兒子，終日吵鬧不休。這話按下不表。

且言太白金星用神風將高氏安人撮送到杭州的大路，輕輕放在地上，又用靈丹將安人的五指治癒，方才歸天而去。老安人甦醒過來，睜眼一看，不似方才之處，心想：「莫非逆子將我殺死了？」又見紅日當空，心中納悶。見迎面來了一位老者，高氏安人忙忙站起，口尊：「長者，這裡萬福了。借問一聲，此處離涿州良鄉縣有多遠？」老者見問，說：「此乃杭州，而涿州良鄉乃是北地，至此至少也有二千多里路。」言罷而去。高氏安人聞言，只唬得驚惶失色，暗想：「我怎麼迷迷糊糊來到杭州。此處舉目無親，夜宿何處？一日三餐，怎得到口？」

回家鄉路途遙遠，又不知賢媳楊氏生死，不知金鐘孫孫怎樣盼我。」思前想後，不由一陣傷心，落淚痛哭不止。

可巧姚義受了梁客人三百銀往杭州貿易，幸而生意興隆，得利倍增。一日算清帳目，打點行囊回家，正從此路經過，見路旁有一位老婦人坐地痛哭，仔細一看，乃是生身老母，不由著忙，連忙下車，雙膝跪倒，口呼：「母親因何來至此地？」

老安人聞言，仔細留神一看，說：「你是姚義兒嗎？」姚義回答：「正是。」老安人手拉姚義，悲喜交加，遂將姚庚謀害楊氏，在郊外殺母，削去五指，被風刮至此處始末說了一遍。姚義聞言，怒說道：「害楊氏可恕，殺母難容！兄長不仁不孝，為弟焉能有義？回家我一定當官代母控告，以正忤逆。」安人擺手說：「千萬不可赴州縣去告，皆因他用銀錢上下打點通了。」

姚義說：「母親不必多慮，為兒聞從京中來的客商言說，皇上欽命一位直隸巡按毛大人，忠正無比，咱母子趕到保定府鳴冤雪恨。」老安人說：「咱母子就起身。」姚義攙扶母親上車，直奔直隸小城，前去鳴冤。這且不表。

且言涿州知州劉子雲將巡按戒笞了四十手簡，下在牢獄。

賊官退堂暗想：「這個秀才雖然攪擾公堂，並無大罪，倘若上司聞知，多多不便。不如暗將狂生害死，以絕後患，豈不些些周折？」主意已定，遂命門役將禁卒傳至面前，跪倒口呼：「太爺喚小人哪邊使用？」知州問：「你叫何名？」禁卒回答：「小人名喚王彪。」劉知州說：「本州有一機密事，你肯與本州出力否？」王彪說：「太爺吩咐，焉敢辭勞？」劉知州聞言歡喜，說：「適才本州坐堂問案，忽一狂生擾鬧公堂，本州將笞責下獄。你先遞一病呈，暗暗將他害死，本州必重賞你。」禁卒王彪聞言，唬了一跳，口尊：「太爺，這事辦不得。如今比不得從前。現今新任巡按不久到任，風聞這位大人為國為民，清如水明如鏡，又愛私訪暗查。今日若把秀才害死，倘若被巡按訪知，此案發覺，小的命如蒿草，死是無妨；太爺的前程太大，其禍非小。請太爺思之。」

劉知州聞言不悅，不由動怒生嗔，說：「你這奴才，真乃膽大包身，豈敢抗本州之命！太爺我一怒，管教你命喪黃泉！」

王禁卒口呼：「太爺息怒，既令小人去行此事，除非日久得便，方可下手，遮掩眾人耳目，不能十分甚快。」劉知州聞言，微微冷笑，說：「好一個禁卒，在本州面前花言巧語搪塞。也罷，限你半個月的工夫，務必要把狂生害死。如若不然，定追爾的狗命！下去罷。」

禁卒王彪退出簽押房，暗想：「此事作不得。若作了，久後事犯，本官推在我的身上，那時我的罪名太大。」心中為難多時，暗想：「咳！我不如回到監中，將此事向那秀才說明，教他仔細提防。我急速寫一辭差事帖，一辭差事，我就遠走高飛，何處不能吃飯穿衣？豈不是兩全其美！」主意一定，走出監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